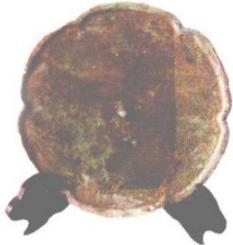


诗词馆 002

总策划：白沙

词解柳永

田婧璐 著



词解柳永

田婧璐

著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解柳永 / 田婧璐著. —— 北京 : 中央广播电视台大学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304-05861-6

I. ①词… II. ①田… III. ①柳永 (? ~ 约1053)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2805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词解柳永

田婧璐 著

出版·发行：中央广播电视台大学出版社

电话：营销中心 010-58840200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100039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李 娜

版式设计：赵 振

责任编辑：王丹华

责任印制：李 玲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数：1~5000册

版本：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 1092 1/32

印张：7.25

字数：139 千字

书号：ISBN 978-7-304-05861-6

定价：2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自序：多少楼台烟雨中

写这篇序言时，正是仲夏，湘南最热的时节。

这两天湖南大部分地区都在下雨，新闻里受灾的人数不断增加。昨天打电话回家，问母亲家里的情况，母亲笑着说：“我们这山区常年都缺水，怎么会被淹呢？”想想也是，那个我自幼生长的地方，除了山还是山，山底有一条河，几乎没涨过几次水。人们或要去对面山上打柴，或要去那边的水井挑水，都是直接趟过几乎干涸的河流。

我家的老屋离这条河不远，是一幢黑瓦灰墙的砖房。木门木窗，漆了油漆，绿色的油漆与屋外绿油油的竹林相映成趣。春天下雨的时候，我常常坐在门口背书，从三岁开始，一直延续了许多年。那时年幼，根本背不下那些长调，记忆极其深刻的是有一回因为苏轼的《赤壁怀古》而不得不在书房里跪了大半个小时，直到最后倒背如流。那时叛逆，越是要我努力的我越是不愿用心，从小学到初中毕业，我在写作时几乎全不涉及唐诗宋词。但那时的生活如今想来特别美好，清晨放飞母亲饲养的一群鸽子，看着屋外青翠的绿竹与高大笔直的杉树，搬一把木椅子到屋外靠着墙斜倚着，角落里的枣树和核桃树之间父亲曾为我搭起吊床，躺在上面，不知世事变更与沧海桑田，只与古旧泛黄的书本里，那些情真意切的诗词为伴。

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七字都变

更，柴米油盐酱醋茶。

也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柳永的词。

其实那个时候我更爱诗，尤其是李白的诗。从最简单的“床前明月光”到后来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还有让我颇为意外的“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李白让我真真体味到唐诗恢宏的气象。若说宋词，我也是更爱苏轼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是睥睨天下的豪情；“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那是怅然若失的柔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那是亘古未有的痴情。

柳永的词，比李白缺了些潇洒，比苏轼缺了些豁达。

他身上是一种略微颓靡放纵的气质。他流连勾栏瓦肆，常为青楼女子填词，有时候是为生计所迫，但也有时候是兴之所至。他是性情中人，故而能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语，他并非不计较功名，只不过不敢肯定自己，也不敢肯定客观环境。他两次冒犯仁宗皇帝，一次是作《鹤冲天》，仁宗在放榜前见到柳永的姓名，说了一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随即勾去了柳永的名字。这次之后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诙谐里带着浓浓的自嘲，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入仕为官的想法。第二次是朝中欢宴作《醉蓬莱》，一句“太液波翻”惹得宋仁宗勃然大怒，将柳永的词作丢弃在地拂袖离去。此后不久，柳永郁郁而终。

他一生似乎都没有得意过。最是年少轻狂的那会儿，

也不过写了一句“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他一生的政治生涯都折在了他的词里。人生总是戏剧化，最爱的、最亲近的、最拿手的，往往成了令人溃不成军的源头。

他一生交好的女子有许多。虽然写过“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样的句子让人为之遗憾；也写过“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让人感动不已；也写过“不免收心，共伊长远”这样的诺言。可终究没有一人陪他走到最后。说他情痴，他偏偏收放自如；说他情深，他偏偏转身又能投入到另一段感情里；说他薄幸，他偏偏无一处不为深情之语，无一人不是深爱之人——但凡他曾遇见过的。

也许是知道天长地久有一些不切实际，离别往往来得太过突然，不如在一起时珍爱每一个人，分开之后把回忆妥帖珍藏，全心全意对待身边的人。

晏殊说过：“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柳永的词，是北宋初年文坛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唐诗已然要没落，文学正处于新旧交替的磨合阶段。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在北宋初年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期而略晚的唯有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十七首、三首和十三首慢词。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八十七调一百二十五首，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

柳永的长调并不显得拖沓。他以铺叙和白描的手法，以叙议结合的方式，抒发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对下层妓女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失恋女子痛苦心声的表达，描写羁旅行役和帝都的繁华。他的《望海潮》是其中的佳作，一句“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将杭州西湖的美写得妙趣横生。相传金主完颜亮读罢这首词，更是坚定了南侵中原的决心。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渺，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一首《八声甘州》，肝肠寸断，情思难收。

柳词雅俗共赏，雅者不减唐人高处，俚者承袭五代遗风。

最为可贵的，是柳词的直白。很多时候我们总喜欢拐个弯来表达心中所想，但却不知更多的时候，感情的直接表达才能让对方真切地感受到你的爱恨纠葛。

爱就是爱，痛就是痛，恨就是恨，念就是念。

而遗忘，是转身之后真正的从此两下清白再无瓜葛。

柳词里我最爱那一曲《忆帝京》。

薄衾小枕凉天气，乍觉别离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

也拟待、却回征辔，又争奈、已成行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的。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总爱在初秋微凉时读起这一曲，总爱在对感情不确定时，读起这一曲。

人生要经历许多别离，有些别离还将重逢，有些就将从此错过。人生有许多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亲情，比如前途，比如生活。我们不能把爱情看成一件复杂的世俗的事，但也无法抱着爱情过一辈子。处在选择的那一个路口，没有任何标准可做借鉴，唯有说，以后不会遗憾就好。

是留着耳鬓厮磨长相厮守，还是离开去追寻功名利禄，只要做了选择，不遗憾就好。

也许你将把我遗忘，也许你将另觅新欢。而我会一直等在这里。

负我千行泪，系你一生心。

男人们是慨叹着“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女人们是遗憾着“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从来立场不同，结论不同。

可惜，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情感，那么多的欢喜与遗憾。最终都成了一卷泛黄的书页，藏在滚滚的历史中。

北宋时是“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如今的柳永，已不再是北宋那个大放异彩的白衣卿相，世人对他或

不了解或有误解，很少能有人真正地埋首书丛试图体味他的人生。他只是一个故去的寻常人。

就如同，幼时居住的老屋现已成斑驳的记忆，母亲饲养的群鸽成了当年我“恨之入骨”的父亲那位片警好友的裹腹之物，屋外的竹林不知被谁偷偷砍掉了一大半，核桃树已经干枯，枣树只偶尔一年会结一些细小的果子，杉树长成了参天大树，木门上的绿漆褪去了鲜艳的颜色，一块块地掉落，当年住在那里的小小的我，已然背井离乡来到另一个城市，当年年轻的父母，不知何时，两鬓斑白。

或者一切都将成为过去，一切都将朽腐。而我们仍要有大欢喜，因为一切都存在过，一切朽腐，都将成为妥帖珍藏的记忆。

叹息一声，还将继续。

田婧璐

2012年7月21日

目录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001
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005
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	011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015
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019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025
渔市孤烟袅寒碧，水村残叶舞愁红	029
别后暗负，光阴多少	03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037
情脉脉，意忡忡	041
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	045
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	049
好天良夜，无端惹起，千愁万绪	053
闲窗漏永，月冷霜华堕	057

江练静、皎月飞光	061
此际海燕偏饶，都把韶光与	065
故人何在？烟水茫茫	069
此情怀、纵写香笺，凭谁与寄	073
千娇面，盈盈伫立	077
夜将阑，灯花旋落	081
长门深锁悄悄，满庭秋色将晚	085
算前言，总轻负	091
昨夜分明，许伊偕老	095
似频见、千娇面	099
却傍金笼共鹦鹉，念粉郎言语	103
归去来，玉楼深处，有个人相忆	107
不免收心，共伊长远	111
红颜成白发，极品何为	115
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	119
永漏迢迢，也应暗同此意	123

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129
杳杳神京，盈盈仙子	135
绣阁轻抛，浪萍难驻	141
天际遥山小，眉黛浅	147
江乡夜夜，数寒更思忆	153
章台柳，昭阳燕	159
潘妃宝钏，阿娇金屋	165
盛年昼锦，归来吾乡我里	171
不成雨暮与云朝，又是韶光过了	177
杏园风细，桃花浪暖	183
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	189
彩云易散琉璃脆，验前事端的	195
奈独自、慵抬眼	201
歌筵罢、且归去	207
雁字一行来，还有边庭信	213
后记：一个人的浅斟低唱	218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
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
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
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
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有时候外在表现越欢乐，内心反而越哀伤。

这是我读到这首《鹤冲天》的时候最强烈的感觉。这首词看似表达了一种放荡不羁的情态，实质上却无一不是牢骚之语。名落孙山，他不能消沉不能让人看笑话，所以宁愿以一种放浪形骸的姿态出现在旁人的视野里，宁愿将那些不甘，将对自己的质疑以及对这个社会的质疑，都藏起来。世人有一种心态，便是选择性地忽略人间的苦楚，都喜欢看着风光无限。而风光无限的背后，谁能看见？

我很喜欢这一首词，我也很喜欢柳永。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

柳七说，金榜上头几名里没有他的名字，这实在是一件太过于偶然的事，谁都预料不到。这样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竟都不能做到野无遗贤，此时自己又该何去何从？

“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荣辱得失，风云际会，都比不上此时的欢乐。还谈什么？人活于世，是真的没有那么多在乎的，世俗的眼光算什么，自己的心境，唯有自己清楚。

柳永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大词人，他的词作在坊间流传最广，也最为人所诟病。柳词多为慢词长调，多写男女情思，面向市民大众，着力运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世俗的情调。在当时为士大夫所不齿。但柳永的词作善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于事中抒情，情中叙事，自有一种缓慢懒散的趣味。虽然在当时，包括晏殊在内的很多大词人都对柳永提出了质疑，可是柳永生性不羁，毫不在乎。就像他在这首《鹤冲天》里表达的感情一样，“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狂荡或者雅致，都是世俗的界定，柳永不在乎，喜欢柳永的人，更不在乎。《避暑录话》卷三记西夏归朝官语：“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可见当时柳词影响之大。

上阙的最后一句，“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是说能不能取得功名，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有才气的人，自有不与世俗之人同流的气质。傲气十足，依旧不能掩饰内心深处最难排遣的失落。我想柳永并不是不在乎功名，只不过无力改变现状，唯有安慰自己而已。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这里开始有了一些花红柳绿的气息，“幸有意中人，堪寻访”。柳七是在寻找谁呢？他的意中人，是实指还是虚指？站在我的立场，倒很是希望这是实指。如果真有一个女子可以得到柳七的垂青，那么她应该是很幸福的。可惜据史料记载，柳七交好的女子很多，他真心待过的自然也不少，所以我们也猜不出他真心爱过的究竟是谁。暂且化实为虚，将这个人虚化为一个朦胧的影子，那是一名美貌女子，在烟花巷陌的

深处等待着柳永的寻找。“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偎红倚翠，或者衣香鬓影，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相信柳永并不快乐，至少不是真正的快乐。以他的才华，所追求的必然不是这样的生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纵使意难平，他心底还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平步青云。那是人生最初怀抱的理想，无关后来那些与功名世俗相连的心境。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春风得意马蹄疾，马蹄轻疾，少年风流。终究是不一样的感觉。

“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为什么要说“浮名”呢？“浮”字代表虚无与变幻多端，以浮写名，意在表示名利与权势都只是暂时的，如同过眼云烟。将这一切过眼烟云，拿来换浅斟低唱，我是觉得真好——倘若浅斟低唱的那个柳永，可以真正的快乐。只可惜在柳永心里，还是在意着那些如同云烟的名与利，也难怪，多少人白首为功名？

这首《鹤冲天》究竟是洒脱之作，还是牢骚之语，全看心境。读词，还是不要下定论，留个想象的空间，让后人来评论。不作禁锢之语，才是真正的喜爱。

夜读柳永，真真是别有一番愁滋味。

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忆帝京

薄衾小枕天气，乍觉别离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
也拟待、却回征辔。又争奈、已成行计。
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